

集中带量采购，减轻看病负担

本报记者 李红梅

最近，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正式公布，61种药品采购成功，平均降价56%。这些集采降价的药品既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也有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今年10月，患者有望用上这批降价的集采药品，看病用药的负担将进一步减轻。

药品集采，累计减少支出1500亿元

福建省厦门市76岁的洪大爷患糖尿病20多年，同时患有高血压，从10多年前开始服用拜唐苹，一个月要3盒的量，每盒90多元，一年下来要花费3300元。去年8月份，洪大爷去医院开药时发现药价便宜了，一盒只要5.42元。“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帮我们糖尿病患者省了钱。”洪大爷说。

拜唐苹是常用降糖药，但是价格较高，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费用负担比较重。去年1月份，国家组织的第二批药品集中采购成功采购了该药物，大幅减轻了糖尿病患者用药负担。像拜唐苹一样通过集采惠及百姓的药品还有不少，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原研药吉非替尼片、治疗结肠癌的原研药奥沙利铂注射液等。很多临床用药大品种实现大幅降价，如糖尿病常用药二甲双胍、支气管哮喘用药布地奈德吸入剂、慢性乙型肝炎恩替卡韦片、抗感染药物头孢他啶注射液等。这些药品的大幅降价惠及了大量患者，尤其是慢病、肿瘤患者。

从2018年12月，国家组织“4+7”11个城市试点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来，我国已组织开展5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共采购成功218种药品。大量药品通过集采降低了价格，平均降幅均超过了50%，累计节约药费已超过1500亿元。最近开展的第五批集采更是创下了采购药品数量、金额历史之最，外选中选企业数也是历次国家药品集采最高的一次。

高值医用耗材降价，降幅超过90%

2021年1月1日凌晨1时37分，76岁的向女士因胸痛4小时进入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导管室，实施了紧急冠脉造影、冠脉内溶栓及支架植入术，用上了价格798元的国家集采的心脏支架，成为湘潭市第一个享受到心脏支架集采降价实惠的患者。

冠脉支架俗称心脏支架，是一种高值医用耗材，用于急性期冠心病介入治疗。由于冠心病在我国已成为常见病，急性心梗越来越多发，虽然心脏支架价格较高，但临床使用数量逐年增多。2020年11月5日，国家组织首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心脏支架成为首个集采品种。经过集采，10个产品中选，平均价格从1.3万元降到了700元左右，降幅超过90%。其中一款刚上市3年的药物涂层支架系统（雷帕霉素），报出了469元的全场最低价，降幅达到96%。

这场心脏支架的集采，预计节省117亿元。心脏支架集采后，各地陆续开展了冠脉扩张球囊的集采，心脏支架植入手术总体费用进一步降低，加上医保报销，患者的费用负担将进一步减轻。今后，更多的高值医用耗材将纳入集采，惠及更多的患者。今年6月，国家医保局等8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探索完善集采政策，逐步扩大覆盖范围。近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1号）》，对初次置换人工全髋关节、初次置换人工全膝关节开展集采。

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看病用药费用负担。而集采带来的实惠还不止这些。国家组织协调医保、卫生、药监等多部门共同发力，确保集采中选价格落到实处，让百姓真正用上优质优价的产品。

谈判准入，降低创新药、专利药价格

“再降4分钱行不行？”2019年，一段国家医保谈判现场的视频火了，视频中提到的谈判药物为治疗2型糖尿病的达格列净片（安达唐），最终由第一次报价的5.62元降到4.36元。

这样的情形在国家医保谈判现场比比皆是，大量的大牌新药、贵药通过谈判降到全球最低价，如治疗肿瘤的免疫药物100毫克/10毫升的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达伯舒），经过医保谈判，价格从7838元降至2843元，降幅超过60%；进口丙肝药物降价幅度超过80%，降至全球最低。自从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我国开展了3次医保目录准入谈判。2018年开展抗癌药专项谈判，17个药品谈判成功，平均降幅达到56.7%，涵盖了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慢性髓性白血病、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黑色素瘤等10多种癌症治疗用药；2019年，共计97个药品谈判成功，其中70个新增谈判药品价格平均下降60.7%，27个续约谈判药品，价格平均下降26.4%。相关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等10余个临床治疗领域；2020年，119种药品谈判成功，平均降价50.6%，药品支付标准同步确定，患者支出减负近70%。

医保谈判的药品为独家药物，往往是创新药、专利药，价格高昂，医保发挥战略购买优势，以13.6亿参保人的全球最大市场，谈下合理的价格，为患者大大减负。据统计，与谈判前相比，通过谈判和医保报销双重效应，2020年累计减少患者支出超800亿元。为确保患者第一时间买得到、用得上、能报销谈判药品，今年5月国家医保局会同卫生健康委及时出台“双通道”政策，谈判药品通过定点零售药店和定点医疗机构“双通道”进行供应保障。目前，已公布两批谈判药品配备机构名单，两批名单中19种、97种谈判药品分别在5572家、8.4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已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开通公众查询渠道，配备谈判药品的机构名单将动态更新。

近日，《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布，标志着新一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谈判准入阶段将在9—10月进行，届时，又将有一批新药通过谈判降价进入目录，患者受益面不断扩大，更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宏塔——

“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

本报记者 韩俊杰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



李宏塔的爱人介绍，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与时俱进”。

初见李宏塔（右图，新华社记者周牧摄），这位72岁的老人虽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李宏塔是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他当过兵、做过工人，而后又在共青团、民政、政协等系统工作。他传承红色家风，始终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以严治家，在工作生活中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处，是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艰苦朴素，传承优良家风

“父母言传身教，告诫我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李宏塔说。小时候在北京生活时，他曾骑一辆父母在旧市场上买来的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后来，随父母工作调动，李宏塔来到安徽读书。曾有人给他家送来几袋葡萄干，放学回家后的李宏塔，当时年纪小不懂事，拆开一包就吃起来。父亲知道后当即批评了他。“我们只有一个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干的事。”随后，父亲把葡萄干原样退回，李宏塔吃掉的那一包，也一同折价返还。

“父亲身体力行，严格要求，久而久之，我也知道了该如何做人做事。”李宏塔说。工作期间，他从不搞特殊化，除了极少数赶时间的重要公务外，他从不坐专车，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深入基层，了解群众心声

1987年，38岁的他已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多年，组织上拟调他到新的岗位上工作。征求意见时，他说：“给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2003年夏天，淮河发生水患，李宏塔带着民政厅有关人员来到安徽省颍上县颍颖乡箭井村和王岗镇金岗村察看灾情。那

时已经有了救灾帐篷，还搭了简陋的棚棚，可一些受灾群众依旧露天睡在淮河边。李宏塔走进帐篷，顿感热浪滚滚，暑气灼人。他叫工作人员用温度计测量，帐篷里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他和工作人员随即建议当地党政机关带头腾出办公室对受灾群众进行二次安置。几天后，当地就动员党政机关腾出办公室，妥善安置了数万名受灾群众。

“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儿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这是李宏塔常说的三句话。在安徽省民政厅工作期间，李宏塔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他经常步行进村入户调研，从百姓家里出来，他再依次到乡镇、县市座谈。

2000年前后，安徽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乡镇财政收支管理。此前，乡镇承担了部分五保供养经费，改革后会不会影响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李宏塔十分关心这个问题，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走访调研。“为困难群众讲话、办事，有什么好顾虑的？一定要深入下去摸实情，把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为完善改革措施提供参考。”看到有的同志心存顾虑，李宏塔坚定地说。

就这样，李宏塔带头下去调研，撰写材料上报，建议加大对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力度。最终，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有力保障。

严于律己，坚守党员本色

李宏塔曾在合肥化工厂氯化车间做过工人。在这里，李宏塔与工友们打成一片，工作十分积极。没多久，就成了厂里的业务骨干，他却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高原巡逻



7月12日，驻守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边防连巡逻官兵抵达界碑后，为界碑描红。当日，该边防连官兵不畏艰险，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重要山口执行巡逻任务，保卫边防安全。

姬文志摄（影像中国）

工匠绝活

提琴制作师郑荃——

粗磨细琢 琴声袅袅

本报记者 韩鑫

【绝活看点】

郑荃从事提琴制作40多年，潜心钻研提琴制作技艺。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从事提琴制作已有40多个年头，制作了近200件提琴。“提琴是技术与艺术的结晶，须得胸中有丘壑，方能下刀如有神。”郑荃介绍，这把琴是为一位小提琴家量身定做的，他在脑海中成百上千次琢磨其演奏方法和风格，然后再重新审视手中正在雕琢的木料，他眼前浮现的已然是完成后的景象。

心手合一“图景”后，便开始一刀一刨地琢磨。然而，要把想法转换为实物并不容易。“别看提琴只有百十个零部件，但木材的软硬、琴型的宽窄、音板的平凹都会对音质产生影响。”郑荃说。首先要考虑的是选材。“世上没有两块一样的木头，哪怕是同样的树种，长在不同的朝向、选取不同部位，敲击发出的声响都会有所差别。”郑荃捧起两块看似相同的音板，告诉记者，这两块音板都是20多年前产自阿尔卑斯山脉的枫木，相隔不到50公里，叩击出的声音却大

活儿的手工磨桌，说起来极其简单：一盏台灯、几把刀具，以及散落在桌角的调色盘。“工具虽然简单，工艺却很复杂。”郑荃说。一把提琴，从粗磨到细琢，要不断更换各种型号的锉刀，每把琴身形态各异，凸凹回回，都靠手上功夫，操作起来，必须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以音板为例，刨光之后，要一点点铲出弧度。将眼睛对准一件已经打磨成型的音板，看似浑然一体，却仍有调整的空间。“每一个点位的厚度都各不相同，失之毫厘，音质便差之千里。”翻开笔记本，只见一张张点图上密密麻麻分布着几十个数字，每个数字代表一处厚度，全部精确到0.1毫米。“按图施工后，再用百分表测量厚度，反复修改，才能臻于完美。”

成型组装后，进入提琴琴身制作的最后工艺——上漆。“油漆的调制和使用都会影响提琴的音质。”郑荃说，“上漆前，要先在提琴上涂抹一层纳米材料，能更好地过滤杂音。”



在郑荃看来，每个微小的工序都会影响提琴音质；做起活儿来，郑荃的两只眼睛像被磁石吸住，呼吸都变得轻缓。“只有了解提琴文化、懂得欣赏提琴演奏，才能制作出优质的提琴。若只是依样画葫芦，难免多了匠气，失了灵气。这需要穷尽一生去学习……”郑荃说。说这话时，10米见方的房间里，“沙沙”声又响了起来。郑荃坐在桌前，继续那饱含灵感与耐心的琢磨，让手中的木头，慢慢出落成心中的提琴模样……